

彭  
幻  
想  
館

# 疯狂绿刺猬

彭 懿 著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## 说 明

本书曾以《疯狂绿刺猬》和《绿刺猬》为书名，先后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（1996年8月第1版）、台湾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（1998年7月第1版）及春风文世出版社（2002年10月第1版）出版过。借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新版（2008年1月第1版）之际，作者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，重写了一遍。

## 作者介绍



彭懿……彭懿当然不是上面这位了，上面这位是一只锹甲。

彭懿不是锹甲，锹甲是昆虫。

但是彭懿坚持说，这只锹甲就是他的自画像。

嘿嘿，不是他人长得像一只锹甲，头上还长着两把剪刀一样的上颚（其实，他挺渴望自己长得像一只武装到牙齿的锹甲的。你说，那样的话，谁还敢欺负他啊），是他的人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只锹甲。

他从小就喜欢画锹甲，总是把它们画成一个个幻想中的怪物。他那望子成龙的老父看花了眼，以为又一个天才毕加索要冉冉升起了，于是，便带着他，敲开了一位大画家的门。可是对方只看了一眼，就把他给推了出来：“孩子，求求您，别再画了，这个世界上的怪物已经够多了。”你以为他的画家梦就此夭折了？没有。这句话激怒了他，他开始更加疯狂地画锹甲了。最后，奇迹还真的发生了，因为他画的锹甲太逼真了，被几千公

里之外的一所著名大学的昆虫专业知道了，竟然破格录取了他。

这下，他可以画一辈子锹甲了。

可是毕业第二天，他就发现，他不想对着锹甲的标本画一辈子的锹甲了。那不是他的梦想，他还是更愿意画幻想中的锹甲，更愿意把它们写成一个个幻想故事……就这样，他慢慢地成了一位幻想小说作家。

至于他都写过哪些幻想小说，就不在这里啰唆了，又不是填表格写求职信。

你会以为上面说的都是虚构出来的吧？不是。彭懿，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。

这张锹甲画，是他二十来岁时为自己写的一本名叫《西天目山捕虫记》的书画的插图。

怎么样，栩栩如生吧？

如果你愿意把彭懿想象成为一只锹甲，他会对你说声谢谢的。

## 彭懿

1958年出生于东北沈阳。

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昆虫专业，199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国语教育专业，2008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。教育学硕士，文学博士，现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。

彭懿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——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：《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》、《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》、《宫泽贤治童话论》、《幻想教室》、《图画书与幻想文学评论集》、《走进魔法森林——格林童话研究》、《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》、《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》、《图画书可以这样读》……

彭懿是一位优秀的幻想小说作家——他写幽灵，写妖孽，写大树成精，写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。他的主要长篇幻想小说有：《疯狂绿刺猬》、《我、怪物舅舅和魔塔》、《我捡到一条喷火龙》、《戴牙套的青蛙王子》、《爸爸变成甲虫飞走了》、《小河花妖》、《欢迎光临魔法池塘》、《小人守护者》、《老师，操场上有个小妖怪叫我》……

彭懿是一位热情的翻译者——他的主要译作有：《晴天有时下猪》、《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》、《安房直子幻想小说文集》、《手绢上的花田》、《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》、《鼯鼠原野的伙伴们》……

彭懿是一位疯狂的摄影师——当他在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，他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，一人上路浪迹天涯。他去过许多地方，写过许多本美丽、弥漫着幻想和诡异、深具浪漫气氛的摄影旅行笔记，像《背相机的旅人》、《独去青海》、《三上甘南路》、《约群男

人去稻城》、《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》、《邂逅白狐——我的新疆之旅》、《租辆废车上天堂——我的西藏之旅》……他曾作为《旅行者》杂志的特约摄影师，去新西兰拍摄过户外极限运动专辑；去菲律宾爱妮岛拍摄过海岛与潜水专辑……《时尚旅游》杂志对他的评价是：“文字与摄影皆佳的人并不多，可是彭懿例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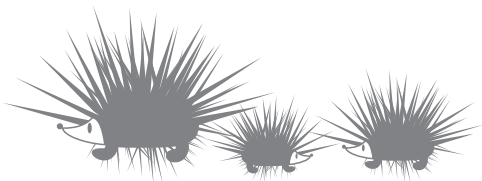
彭懿还是一位狂热的演讲家——他曾经激情澎湃地讲了两百多场图画书讲演会，甚至讲到了遥远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。《中华读书报》曾以“一个人一本书和114场讲演”为题，发表过一个整版的文章：“一个人，关于一本书的演讲，他进行了114场，而且，这个在国内绝无仅有的数字还在继续行进；这个演讲，最短是三个小时，最长是六个小时；每场演讲中，有人笑得很大声，有人哭得很大声，就是没有人走动或离开……有人说，‘彭懿的演讲改变了我女儿生命中的一些东西，改变了我的生活’。”



## 目录

### *Contents*

序篇 绿刺猬	1
黄昏下的搏斗	7
白蜥蜴	19
绿西瓜绿西瓜	33
初一 (3) 班大诱拐	53
有人敲窗	69
复活的宇宙神	85
拔牙	99
末日的绿色酒鬼	117
尾声 请拨绿刺猬热线800-008-80808080	131
幻想世界里的少年英雄	137



## 序篇 绿刺猬

你听说过鲐鲚鲛鲟鳃鲙这个词儿吗？  
闻所未闻。

当然，你绝对不可能听到过，因为这是鲨鱼骨刺星的语言。即便是鲨鱼骨刺星上的人，从他奶奶生下他的那天起（请你不要皱眉头，别以为我信口开河，我不是童话作家，疯子似的童话作家才会满口胡言哪。我是国际重罪法庭的一名记录员，出于职业习惯，白纸黑字，连一个字也不会夸张。你想呀，假如哪怕是只有一次，我要记错了一个单词，比方说把判决书上的释放写成了绞刑，一个无辜的公民就会走上断头台。那样的话，那个倒霉蛋儿的愤怒的家属还不把我捣成肉酱，装到五百克的狗粮罐头里，摆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面去出



售！），到死为止，顶多也就听到过三遍鲔鲛鲑鲱鲷鲻鲿，绝对绝对不超过四遍。

鲔鲛鲑鲱鲷鲻鲿，是鲨鱼骨刺星语汇中最恐怖的一个单词。

它比鬼、幽灵以及恶魔这些词至少要毛骨悚然一万倍。

当然，这是对鲨鱼骨刺星人而言。

妈妈只消喊一声鲔鲛……再哭再闹的孩子立刻就会停止哭泣；遇上需要截肢的患者，麻醉师在他耳朵边上嘀咕一遍鲔鲛鲑鲱……你就是把他的另外一条好腿锯断，他也不会醒过来；一个月前，监狱犯人大暴动，五千名杀人犯死死地掐住了警长的脖子要夺大门钥匙，警长从鼻孔里哼唧了一句鲔鲛鲑鲱鲷鲻鲿，哗啦啦——所有的犯人全都直挺挺地昏倒在地上了。

可是，鲔鲛鲑鲱鲷鲻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
翻译过来，就是“先天性不良少年绿刺猬一族”。

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事实上，鲨鱼骨刺星99.99999999%的公民的确都是一个名叫鱼肝油奶奶的女人生的。

科学地说，是烤出来的。

鲨鱼骨刺星的女人们，不愿意像一只大肚子青蛙似的“十月怀胎”。想要孩子了，只要打一个定货电话，鱼肝油奶奶的鱼子酱分娩工作室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送货上门。生产一个孩子，并不比烤一只面包复杂——定

货的电话铃一响，鱼肝油奶奶就会拿根竹竿走到栗子树下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“哦，这只好像是熟透啦”，一边捅下一只栗子来。这时候的栗子，外面还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绿皮，长满了刺，像一只小小的绿刺猬。她的助手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捡起来，涂上新鲜的牛奶，送进烤箱。五分钟后掰开滚烫的栗子壳，一个小生命就呱呱坠地了。一般的情况下，鱼子酱分娩工作室的日产量是七十到八十名婴儿。圣诞节前定货剧增，最高的一天竟创下了日产七百八十九名婴儿的历史纪录。

不过，到了手忙脚乱的时候，鱼肝油奶奶也偶尔会出差错——老眼昏花，一走神，把一只半生不熟的毛栗子给打下来的例子也是常有的。

当然了，这种概率极小，大约在0.01%。也就是说，生产出来的一万个孩子中，只有一个是劣质产品。尽管微乎其微，又在国家安全质量检验暂行标准的允许范围之内，但对鲨鱼骨刺星的打击却是致命的。

这种栗子，你就是烤上一天零一夜，也掰不开它的硬壳。然而它却又是一个生命体。它比最绿的西瓜还要绿，碰到这种时候，鱼肝油奶奶的额头上就会又多一道皱纹，转过身对自己的助手吩咐说：“作孽呀，又多了一只绿刺猬。把它给扔掉吧。”它圆滚滚的，瞪着一对小眼睛，只会龇牙咧嘴地滚来滚去，就像是一股飓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这样的不合格产品，当然不能以次充好出售给顾客啦。晚上闭店，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就会被丢

到垃圾桶里。

夜深人静，它就会咬破塑料袋，逃到大街上。一到十二点，它的同类——原来匿藏在下水道里的绿刺猬们就纷纷出动了。它们结成浩浩荡荡的绿刺猬军团，高唱军歌鲂鲚鲛鲟鲠鲢鲮，在鲨鱼骨刺星上横冲直撞。

没人能阻拦得住它们。

它们撞毁汽车，把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撞出一个个圆窟窿。有一次，它们一窝蜂似的冲进一座博物馆，狂呼乱叫，硬是把一具在古墓里躺了五千年的木乃伊吓得哇的一声坐起来，爬出四百多米远。还有一次，它们甚至大兵压境，摧毁了一道拦河大坝，结果造成洪水泛滥，鲨鱼骨刺星的一大半国土在水里泡了整整八百年。好不容易熬到大水退潮了，人却退化了，沙滩上留下了一群又一群长着鱼尾巴的人。

这群绿刺猬实在是让人闻风丧胆。

连警察也是束手无策。

几次大围剿，倒是把躲在阴沟里的绿刺猬来了一个一网打尽。逮捕绿刺猬，一点也不费劲儿，就像摘苹果一样简单。它们昼伏夜行，白天全都缩成一团，倒挂在墙壁上呼噜呼噜地睡大觉。警察们只要把一只只带刺的“青苹果”从墙上摘下来，扔进大箩筐里就行了。问题是，没有任何一座监狱能够关得住它们。白天抓进去，晚上它们就会顺着排水孔或是通风口溜回到老巢去！你总不能把绿刺猬像核废料那样埋到地下二百米深的地方

去吧，它们会以虐待囚犯的罪名控告你！

焦头烂额的鲨鱼骨刺星人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
把捕获的绿刺猬驱逐出境，流放到其他的星球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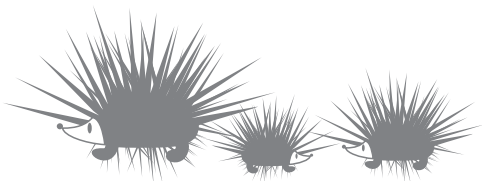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，在鲨鱼骨刺星的黄昏时分，就常常会有一片墨绿色的流星雨划过天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躺在那棵栗子树下乘凉的鱼肝油奶奶就会长长地舒口气，脸上的皱纹就会又少一道：“啊，再见，我可怜的孩子。”第二天，她会烧烤出的不是0.01%个绿刺猬，而是10%甚至20%的绿刺猬。一只绿刺猬就是一道皱纹，她要让脸上的皱纹全部消失！

根据《宇宙环境公约》第三十九项四十六条的规定，倾倒垃圾或是流放囚犯，必须选择没有任何智慧生物生存的星球。可是，有一天——你知道，往往事情就坏在这突如其来的有一天上——鲨鱼骨刺星人的一个计算错误，让一只本该投掷到火星上去的绿刺猬，给丢到了地球上。

那天早上，我正在给我一条心爱的名叫安琪儿的天使小鳄鱼洗澡的时候，突然，我从窗口看到天上飘下来一顶白色的降落伞，下面还坠着一个绿色的圆球……这时，我手中的小鳄鱼蓦地朝后倒去，我只听到它嘴里冒出一句鲇鲚鲛鲟鳗鲡鲢鲤，也就跟着它一起栽到了浴缸里。

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鲔鲚鲛鲟鲠鲢鲑。

我是在夏天的一个闷热无风的早晨昏过去的，醒来时，浴缸里已结满了厚厚的冰碴。这期间，好端端的一座城市，被一只绿刺猬闹得天翻地覆……这都是后来，我坐在火炉边上，我的小孙子亲口讲给我听的。



## 黄昏下的搏斗

夏瀛骑着一辆山地车逃进这片瓦砾堆的时候，正是残阳如血的黄昏。

雨点般的石头从他的身后飞过来。

一块石头击中了他。

他从车子上掉了下来，重重地摔到了一个水洼里。才下过雨，地上像沼泽一样泥泞，一个水洼接着一个水洼。他在一个水洼里滑出好远。不过，他一滚，就挣扎着从泥浆中爬了起来。他顾不上他的山地车了，他的头被打破了，出血了，可是他还是忍住疼，头也不回地向前逃去。

这里过去曾是一片老街，现在被推土机推倒了，成了一片废墟。

身后的脚步声愈来愈近了。

他回头一看，看到三个男孩已经追了上来。

看到夏瀛站住了，他们三个也站住了。

其中个头稍高一点的那个，有一个奇怪的绰号，叫“尼加拉瓜黑蚁”。另外两个，是他的喽啰。至少是在这天黄昏，这三个还未满十二岁的少年，完全丧失了人性，一种人类最原始的凶残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完全地凸显了出来。

他们杀气腾腾地站在那里。

这会儿，他们与夏瀛之间的距离，还隔着十几米的样子。

“你逃不掉啦——”

“你逃不掉啦——”

“你逃不掉啦——”

三个邪恶少年喊了起来。

这时，他们三个里不知是谁发出了一阵尖叫：“看，看那个水洼，那不是这小子的自行车吗？”

夏瀛看到他们三个人跑了过去。

尼加拉瓜黑蚁下到水里，把那辆山地车从水洼里捞了出来。然后，他竟当着夏瀛的面，解开了裤子，“哗——”的一声，把一泡尿浇到了他的山地车上！

一边尿，他还一边狂笑：“哈哈哈，小新疆！你的山地车没有油啦，让我给你加一瓶可口可乐吧……”

今天这个转校生让他在学校当众出丑了，他要好好

地侮辱他一顿。

另外两个少年也学着他的样子，尿了起来。

“我再加上一罐雪碧！”

“我再加上一罐乌龙茶！”

看到这一幕，夏瀛愤怒得嘴唇都快咬破了。

可他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一切，寡不敌众，他打不过他们三个人。

起风了，一阵晚风吹过废墟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夏瀛脖子上挂着的一个鹦哥绿色的小铃铛响了起来。

它的声音，在这个血色黄昏听上去格外悲伤。

这是一个小风铃。

它有多大呢？也就是一个指甲盖大小。它既不是黄金做的，也不是铜做的，是一种闪着绿光的特殊金属做的。当它被风吹响的时候，会发出一种脆脆的声音，好听极了。

现在，它被一根细细的红绳穿着，就挂在夏瀛的脖子上。

它在他的脖子上，已经挂了整整十二年了，从新疆一直挂到了上海。

他是一个月前，和父母一起从新疆回到上海的。

他小时候，最喜欢听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妈妈讲的关于这个风铃的故事，它像是一个传说，又像是一个



神话。

妈妈说，他快要出生的时候，有一天，那是一个秋天的午后，天上还下着小雨。突然，她听到有人敲门。她挺着大肚子开门一看，外边没有人，不过，有人把一个鹦哥绿色的小风铃挂到了门上。她把它取了下来，叮叮当当，它竟然响了起来。透过雨丝，她好像看到有一条白蜥蜴形状的东西逃进了树林……

也就是那天晚上，她生下了他。

妈妈说，那条白蜥蜴可能是一头传说中的神兽。

妈妈还说，你是被那头神兽唤来的，既然它送给你这个小风铃了，你就把它挂在你的脖子上吧，它会保佑你的。

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转学第一天，这个小风铃竟让他挨了一顿揍！

今天早上他推着山地车出门的时候，妈妈还追了出来：“你头一天报到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”

夏瀛瞪了妈妈一眼：“我又不是小孩，已经是初一的学生了，还要你送！”

他当然知道妈妈是不放心他。

其实，这次妈妈和爸爸辞职回到上海，也是为了他。他小时候得过哮喘病，妈妈说，上海的气候湿润，对他的身体有好处。

他被分配到初一（3）班，同桌是一个名叫雪萤的女孩。